

# 中共、蘇聯在亞共集團的鬥爭

尹慶耀

當前，中共對蘇聯的鬥爭，一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一是避免正面對壘，採取側翼迂迴，企圖運用統一戰綫，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圍困和孤立蘇聯。若果此種說法不誤，那麼中共業經失敗或在走向失敗途中。本文僅先就中共和蘇聯在亞共集團內的鬥爭，作一扼要析述。

## 一

本文所稱亞共集團，係指除中共以外業已獲得政權的亞洲共黨，即外蒙、北韓和中南半島三邦（一九七五年以前僅有北越）。中共在這個圈內的活動，佔有先天的優勢。第一、這些國家和中國毗連，彼此歷史淵源深遠，各該國共黨和中共也關係密切；第二、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後，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工聯」曾在北平召開亞澳工會代表會議，會中由蘇聯代表索洛伏約夫（Solovyov）提議，在北平成立「亞澳工會聯絡局」①。當時中共的地位，對其在亞洲的赤色活動，提供極大的便利。中共確曾充分利用了這些優越條件，在亞共集團內積極活動，并且投下很大的資本。

亞共集團內都是些落後國家，經濟情況困窘，依靠外援過活。外蒙從一九二一年就受蘇聯唆使脫離中國，但直到一九四八年才開始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外援主要來自蘇聯。至於北韓和北越，截至一九六一年以前，都是中共的援助高於蘇聯。中共會說，蒙古向蘇聯輸出一頭羊，只能換回一隻玩具羊。一九六四年九月，北韓「勞動新聞」曾公開指摘蘇聯售給北韓的成品貴得驚人，而收購北韓的原料又賤得驚人。又稱，蘇聯會從北韓掠去數十噸黃金及大量有價值的物資，作為援助北韓復興及建設工廠的代價。中共或許不會像蘇聯那樣直接掠奪，但它強迫大陸人民束緊腰帶從事饑餓援外，決非是好善樂施，而另有其動機在。茲將一九六一年以前中共和蘇聯對亞共集團援助列表如左，以供參考。

附表一 中（共）蘇對外蒙的援助（單位：百萬舊盧布）

時 間	中		蘇	
	贈 款	與 貸 款	贈 款	與 貸 款
一九四七—一九五九年	—	—	—	—
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九日	—	—	—	—
	一六〇	—	—	—

註① 參閱「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廣州「新華書局」（一九五〇年）版。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一九六〇年五月卅一日  
一九六一四月

總計	四六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	四〇〇	二、二五七
					(九月) 六一五
					五四二(一二三*)

說明：(一)本表係根據一九六二年日文「新中國年鑑」及一九六四年日文「朝日年鑑」繪製。  
(二)\*號括弧內為原資料折合新盧布數額。

附表二 中(共)蘇對北越的援助(單位：百萬舊盧布)

時 間	中 共		蘇 俄	
	贈 與 貸 款	贈 與 貸 款	贈 與 貸 款	贈 與 貸 款
一九五五年七月	八〇〇		四〇〇	
一九五六年				(十二月) 三〇
一九五七年				四七
一九五九年	(二月) 一〇〇	(二月) 三〇〇		(三月) 一〇〇
一九六〇年		(一月) 六三〇		(十二月) 四三〇
一九六一年				
計	九〇〇	九三〇	四〇〇	六〇七
總計	一、八三〇			一、〇〇七

說明：(一)本表以一九六四年六月號日文「東亞時論」統計為主要依據，並依其他資料予以補充訂正。

(二)原註一九五九年以前，中共援助偽幣一元等於一舊盧布。

附表三 共產國家對北韓的援助(單位：百萬舊盧布)

國 別	時 間	金 額	備 註
蘇	一九五三—五五年	一、〇〇〇	贈與
俄	一九五五年一月	三一〇	物資援助

中	共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一九五四—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九月廿七日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	不詳 八〇〇 一七〇 四二〇	將過去「援朝」物資費用全部贈與 贈與 貸款 貸款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廿四日 七六〇 一四〇	勾銷欠債 准予延期償還
捷	克	一九五四—六〇年	一一三	貸款		
東	德	一九五四—五七年	二二七	貸款		
波	蘭	一九五四—五五年	一六四	貸款		
羅	馬尼亞	一九五四—五五年	九〇	貸款		
保	加利亞	一九五四—五五年	二〇	貸款		
匈	牙利	一九五二—六〇年	一五·七	貸款		
外	蒙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一·三 一七、〇〇〇	贈與	役馬(頭)	

說明：以一九六四年九月號日文「東亞時論」統計為主要依據。中(共)蘇援助數字經根據其他資料補充。

二

亞洲共黨政權的頭目，都與史達林主義有深厚的淵源，但對克里姆林的反史運動却有不同的反應。現任蒙古人民革命黨(共黨)第一書記、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元首)尤·澤登巴爾(Yunzhagiyn Tsendenbal)，原為有「小史達林」之稱的已故蒙會喬巴山(Korloiu Choybalsan)的得力助手，後來成為黑魯曉夫的追隨者。一九五四年他專任政府總理，把第一書記讓給達·達姆巴(D. Damba)，乃是效顰當時蘇聯黨第一書記與政府總理分由二人担任的制度。俟黑魯曉夫自兼總理後，澤登巴爾也於一九五八年再兼黨第一書記，並開始整肅蒙共中的親中共派。本來，任何國家的共黨，都有派系鬥爭。北韓的朝鮮勞動黨(共黨)內有：民族派(戰前在國內或日本活動的)、延安派和蘇聯派。蘇聯派又分二支，一支是在蘇聯生長、受蘇式教育、思想生活都已俄化的，其中不

中共、蘇聯在亞共集團的鬥爭

少人還具有蘇聯國籍。另一支是在中國東北活動，後被日軍與偽滿逐至西伯利亞的。現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北韓國家主席的金日成，即屬於後者。他於一九四一年才逃往蘇聯，戰後身着蘇聯紅軍制服、掛少校領章、跟着蘇聯坦克「凱旋」。他先有中共黨籍、後有蘇共黨籍、再成爲朝鮮勞動黨黨員。但他回國後，先後整肅了民族派和不屬於他的「甲山系」的蘇聯派，一九五八年九月金日成被整後，延安派也就全軍盡墨。已故北越的越南勞動黨（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政府主席胡志明，係在法國入黨，曾在第三國際與史達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往來，他也曾在第三國際的遠東局（香港）工作，並且多次來華。他黨內仍然有派系，但他的聲望却足以發生鎮懾作用。

這些亞共政權，處於中（共）蘇兩大之間，最好的政策是左右逢源、兩面要錢。但當中（共）蘇公開分裂後，它們也難免處境困難。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中，黑魯曉夫帶頭抨擊阿爾巴尼亞並再度反史，周恩來表示異議且不待會終即過返大陸。當時，澤登巴爾演說響應蘇共；胡志明準備調停中蘇共黨糾紛；金日成在會中態度曖昧，但在回國後的報告中，却稱頌史達林，指反史乃蘇共內部問題，他表示反對干涉兄弟黨的內政。他像毛澤東一樣不願反史，史達林大街、史達林紀念像依然存在於北韓。當時河內正忙於南侵，平壤也不時伺機南犯，它們都以美國爲敵，對中共的好戰與反美論調頗表歡迎。而黑魯曉夫正大搞「和平共處」，竭力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就很難引起它們的共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蘇聯與阿爾巴尼亞絕交，同月間斯德哥爾摩舉行「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韓、阿、越共已公開支持中共立場。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時，北韓更同調中共，北越也漸對蘇共失去信心。同年十二月四日至八日的捷共大會，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至廿一日的德共大會，北韓代表即公然成爲中共之代言人。同年七月美、英、蘇三國局部核試條約成立後，北越更有明顯的親中共傾向。

### III

一九六三年黎笋（Le Duan）在一篇談話中，稱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作出了傑出的發展和創造」，且稱中共的革命策略是「值得亞非拉許多共產黨人仿效的策略」<sup>②</sup>。一九六四年四月號北越「宣訓」雜誌上，摘要發表了「人民報」（*Bao Nhân dân*）總編輯黃松（Hoàng Tung）在越南勞動黨內的一次講話，內容稱頌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武裝鬥爭經驗，「是開闢了符合許多民族的革命新道路的關於革命路線、革命力量、革命方法的重大問題」。講話中指出「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中心，革命很難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的農村地區相繼取得勝利」。「革命不是首先在西歐和北美、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資本強固的環節的方面爆發，而是在薄弱的環節、在作爲世界資本主義的農村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爆發」<sup>③</sup>。這顯然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理論，論時間却在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發表一年半之前。然而一九六四年却

註② 一九七七年七、八月間重新刊印這篇講話時，將此一部分刪除。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第一版。  
註③ 黃松在「越南幹部學習越南勞動黨九中全會決議」會議上的講話，「北平大公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譯文。

是北越追隨中共的盡頭，下一年就有了改變。

黑魯曉夫時期的蘇聯，特別重視核武器的發展，若干軍事思想家認為，未來的戰爭必定是全面核戰，戰爭雙方兩敗俱傷，沒有勝利者，因此須力求避免。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黑魯曉夫在維也納答記者問時說：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都會成爲引發世界大戰的「星星之火」。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共產黨人」上，黑魯曉夫爲文把戰爭分爲：(一)全面戰爭（要絕對避免）；(二)局部戰爭（爲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仍然要避免）；(三)解放戰爭（那是要支持的）。但解放戰爭和局部戰爭的規模如何區分，却是一件難事。爲此或許還爲了不滿北越偏向中共，黑魯曉夫對越戰態度消極。一九六三年四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布達佩斯開會時，蘇聯會限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通稱越共）代表發言。同年六、七月間，越、寮局勢轉緊，黑魯曉夫則赴北歐旅行以示冷淡。翌年八月二日北越魚雷艇襲擊東京灣內美驅逐艦，黑魯曉夫方視察伏爾加河流域農村。四日美機襲北越四魚雷艇基地，炸沉其二五艘。五日蘇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支持美國建議，邀北越代表赴安理會作證。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反對，認爲「那是把越南變作韓戰第二的美國陰謀」。九日北越外交部聲明，拒派代表赴聯合國，所持理由與「人民日報」相同。

一九六四年七月卅日蘇共通知中共，定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廿六國共黨代表組成的預備會議，以籌開第三次世界共黨會議。中共及北韓拒絕，北越則遲不作答。同年十月十五日黑魯曉夫垮台，莫斯科改變了對亞共政權的態度，使形勢爲之一變。

一九六五年一月蘇聯允許「南解」在莫斯科設常駐代表團（北平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即已接受常駐代表團之設）。同年二月柯錫金經北平訪河內，七日在巴亭廣場面對八萬羣衆，揚言蘇聯對美國進攻北越「決不坐視」。當晚，中共唆使「南解」游擊隊襲擊百里居美軍基地④，導致越戰升高。中共原意，自在引起美蘇正面衝突。三月一日，莫斯科將黑魯曉夫擬議的會議改稱，舉行十九國共黨「協商會晤」，在「會晤公報」中寫進了在反帝方面「聯合行動」的詞句。四月三日致函中共，建議舉行蘇聯、中共、北越三者高層會議，且向中共提出要求：(一)蘇聯派正規軍四千人，經中國大陸進駐北越；(二)爲保護北越領空，借用大陸西南一、二機場，在機場駐蘇軍五百人；(三)在大陸上空開闢空中走廊，蘇聯飛機有自由通行權⑤。蘇聯未待中共答覆，即以此條件通知胡志明，且有意向外透露，迨至中共拒絕，就難免招致河內的不快了。

北韓經濟困難，亟望獲得蘇聯援助，黑魯曉夫下台後，平壤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廿八日至二月二日「經互會」在布拉格舉行第十九次大會時，即恢復派遣其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即停派的觀察員列席。二月十一日，柯錫金由河內返國途中往訪平壤，受到金日成熱烈歡迎。五月五日至卅一日，北韓副民族保衛相兼參謀總長崔光訪蘇，獲增軍事援助。七月六日蘇聯北韓「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四

註④ 「南解」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廿日成立。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葉劍英率軍事代表團訪河內，與游擊隊之編組訓練有關。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在北越策劃下成立「越南人民革命黨」(PRV)，加強對「南解」之控制。但初期「南解」與中共關係頗爲密切。

註⑤ 英國「觀察家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曾有報導，廖承志等對日人亦曾零星透露此事。

週年時，金日成大事稱頌蘇援功績。八月十五日「朝鮮解放」廿週年紀念，蘇聯代表團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謝列平率領參加。中共代表團由「人大」常委會委員兼副祕書長武新宇率領，在北韓頗受冷落。同年「十·一」偽慶，北韓未派代表往賀。

一九六五年十月華沙舉行「世界工聯」第七次代表大會，僅阿爾巴尼亞及印尼等三數國家代表，與中共站在同一戰線。在通過「告全世界工人書」等文件時，北韓、北越均放棄中共立場而棄權。同年十二月廿七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在「潛望」欄刊出以「河內的旅行學生」為題的消息稱，北越正從中共的大學中撤出它的學生，將他們轉往蘇聯和東歐的學校，大約兩百名北越學生——其中若干還身著中共式的服裝——在莫斯科出現，其他的則在東德和捷克就讀。

與中共關係惡化較早的是外蒙。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二日至廿三日蒙共第五次中央全會後，澤登巴爾解除了第二書記、大人民呼拉爾主席魯·曾德（L. Tszind）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根登的職務。一九六四年春起，中共派往外蒙的勞工被強迫遣返。黑魯曉夫垮台後，反澤登巴爾勢力蠢然思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一、廿二日蒙共第六次中央全會，將其中委札·洛呼茲（T. Lokhuzd）、貝·涅亞姆布（B. Nyambu）、貝·蘇爾馬札瓦（B. Surmazhava）三人開除黨籍。據蘇共「黨的生活」雜誌報導，該三人的罪名為「要求拒絕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有益的合作，企圖動搖蒙古人民革命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叛亂份子造成黨內分裂的陰謀失敗……」。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七日至二月六日謝列平訪問外蒙，顯有支持澤登巴爾鎮反的意義在。

#### 四

黑魯曉夫下台後，蘇聯的軍事思想爭論也告一段落，其時克宮認為未來的戰爭可以是核子戰爭，也可能是傳統性戰爭，而局部戰爭也不一定發展成全面核戰。自一九六六年以降，蘇聯即增加國防預算，全面發展各式武器，支援世界各地叛亂也更加積極。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布里茲涅夫親訪烏蘭巴托（庫倫），與外蒙簽訂為期廿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實係以中共為假想敵。同年起，蘇聯開始增強中蘇邊境兵力，十一月駐東德蘇軍第一副司令貝利克（P. A. Belik）調任外貝加爾軍區司令，他是一位戰車戰術專家，把從東德帶來的裝甲師部署在外蒙。同年底陳毅指摘蘇聯將駐東歐蘇軍調往中蘇邊境。

河內認為中蘇共鬥爭，將削弱它的立場，對它在越戰中不利影響，因欲調解但未成功。它需要北平和莫斯科雙方的援助，避免倒向一方，但對中共之拒絕「聯合行動」，內心實有不滿。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林彪發表其「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鼓吹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其中有云：「要革命，要進行人民戰爭，並且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依靠本國人民羣衆的力量，準備在任何外來的物質援助都被切斷的情況下獨立地進行鬥爭」。這些話，已非常時黃松等人所樂於諦聽的了。一九六六年一月底，波蘭提議召開共黨國家會議，共商援助北越事宜，為中共及阿共所拒絕。同年二月至四月，由宮本顯治率

領的日共代表團，歷訪河內、北平、平壤，與越共、韓共發表的聯合公報上，均贊成在支援北越反美反帝方面聯合行動，但未能說服中共，且因毛澤東擬強行修改業經劉少奇同意的中日共聯合公報（終未發表）而與日共齟齬。十二月間，「世界工聯理事會」在索非亞舉行第十六次會議，宣布十二月廿日為「國際支援越南人民日」，這是蘇聯的傑作，它使中共在宣傳上越發不利。

影響最大的是中（共）蘇對北越的援助。一九六七年一月間，西貢政府曾在越戰中虜獲了北越的三種文件，其中記載北越的阮文吟將軍在一次演說中透露，黑魯曉夫下台後，蘇聯在各方面給北越很多援助，運往南越境內的武器中，四分之三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幾乎運都運不完，「南解」預算的半數，也是受之於以中共為主的共黨國家<sup>⑥</sup>。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美聯社電稱，波蘭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蘇聯東歐約定以約一〇億美元的消費物資與援助資金（現金）給予北越，那是莫斯科舉行的九個共黨首腦會議所決定的，并以書面通知河內政府代表<sup>⑦</sup>。一九六七年初，「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資料透露，蘇聯對北越的軍事援助，計：一九五五—六四年，每年平均三、五〇〇萬美元（蘇聯數字），一九六五年五、〇〇〇萬美元（蘇聯數字），一九六六年七億美元（估計），一九六七年八億美元（蘇聯承諾數字）。又稱，過去十八個月內蘇聯對北越的重要軍事物資援助，計有：地對空飛彈（SAM）、高射砲、米格機七五—一〇〇架、IL—28輕轟炸機、直升機、近海航行船、野戰砲、軍用車輛及石油，此外尚有若干重型建設裝備與鋼材等物資<sup>⑧</sup>。至於中共方面，據沙利斯伯瑞（Harry-Son E. Salisbury）報導，在河內的外交官相信，中共是北越糧食尤其是米的主要供給者。一九六七年北越依靠中共供給六〇—八〇萬噸食米，并從中共手中獲得大部分的鐵軌、三角鐵以及修築鐵道所需材料。中共援助北越的武器是，彈藥、火砲、步鎗、機鎗以及迫擊砲<sup>⑨</sup>。

上述都是一九六六年以前的資料，但中共的援助物資與蘇聯相較，已漸相形見绌。一九六七年毛澤東提出「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等口號。但這種「精神鼓勵」，是比不上蘇聯的「物質刺激」的。當中共展開造反外交時，它和北越與北韓的關係，實難有所增進。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震驚了中南海。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珍寶島事件，就迫得中共準備改變對外鬥爭策略了。

北韓和中共有過一陣子疏遠。喬冠華說過：「朝鮮開始親我們，後來疏我親蘇，也讓修正主義在國內氾濫，後來吃了蘇聯的虧，又怕小日本復活軍國主義，趕快派了崔庸健來。國內又重修志願軍紀念碑、紀念館……」<sup>⑩</sup>。看樣子，中共志願軍的紀念碑、紀

註⑥ 日文「世界週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夕刊（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八日）。

註⑧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六七年一月卅日）。

註⑨ 「紐約時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註⑩ 喬冠華在「天津區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禮堂對中共幹部講「當前世界形勢及對外政策」（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

念館，似乎也給破壞過。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政變，施亞努夫婦在蘇聯未被收留，赴平被認為奇貨可居，遂在北平成立流亡政府。同年四月五日至七日，周恩來訪問平壤，改善了同北韓的關係。同月廿四、廿五日，中南半島「三國四方」在靠近寮越邊界的中國城市舉行最高會議<sup>⑩</sup>。周恩來親往激勵，中共並放射了一顆赤色衛星助勢。

但是，中共在中南半島的表面優勢，未能長久維持。因為在越戰後期，北越係依靠蘇聯的現代化武器將戰爭規模擴大，在經濟方面也越發倚靠蘇聯。同時，北韓也無法擺脫蘇聯的援助。北平不察，毛澤東還要北越的駐北平大使轉告北越主席孫德勝（Ton Duc Thang）、第一書記黎笋、總理范文同（Phan Van Dong）及「南解」主席阮友壽（Nguyen Hun Tho）、臨時革命政府總理黃晉發（Huynh Tan Phat）等說：「反帝不反修，最後還要第二次革命」<sup>⑪</sup>。喬冠華引述毛的話說：「可飲一江水，難踏兩條船，貌合神離，談何容易」？那顯然是指北韓說的。喬冠華自己則認為「反帝不反修，恐怕行不通」<sup>⑫</sup>。在上述種種情況變化之下，中共強迫人家跟它一起反修，顯然已經是辦不到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北平和華盛頓同時發布尼克森將於翌年訪問中共的消息。十二月間，一向被視為親北平的北越共黨政治局委員、國會常任委員會主席長征（Truong Chinh）在「越南祖國戰線」大會上演說，指「美國徹底利用中（共）蘇對立，製造大國間的緊急緩和，而繼續對小國實行威脅」。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九日「人民報」重彈此調。三月三日「人民報」揭載紀念共產國際成立五十三週年的長文，以「某項文書」代表中共和美國發表的「上海公報」，引用其中詞句，予以猛烈抨擊，強烈指摘美機在中（共）美會談時期繼續轟炸北越，字裏行間對中共流露怨憤。本來，北越對於中（共）蘇在越戰升高聲中接待尼克森往訪同表不滿，但尼克森訪問北平在前，訪問莫斯科在後，而「尼克森主義」主要動機，就在拉攏中共阻其支援北越，以釜底抽薪方式結束越戰，並圖聯中共以制蘇聯，像北越所說的「試圖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因之，北越之恨中共尤甚於怨蘇聯。

## 五

一九七五年四月底，中南半島沉淪，赤色戰友間的關係也開始有所變化，其中經濟因素不容忽視。

北越的年度預算歲入項下，在五〇年代時，約四二—七〇%要靠共產國家的贈與，現今約三〇%仍須靠外援，其輸入品價款的六〇%也要靠外援支付。但中共對河內的援助究有若干呢？依照西方資料，從五〇年代起，中共的援助為一五億美元<sup>⑬</sup>。鄧小平對

註⑩ 三國為越、柬、寮，因除河內外尚有「越共」（南解）參加，故為四方。中國城市當為南寧。

註⑪ 江青在北平「香山招待所」對中共領事級以上外交幹部的講話（一九七五年三月中旬）。

註⑫ 喬冠華在天津講話（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

註⑬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五月廿六日）第一面。



日本廣播協會會長坂本朝一說，過去二十年，中共對河內提供的援助是二〇〇億「人民幣」(約一四〇億美元)<sup>15</sup>。稍後，他又對泰國記者說是三〇〇億「人民幣」<sup>16</sup>。中共說，越南欠下蘇聯的債超過了六〇億美元，在越南一九七六至八〇年的發展計劃中，越南就拿了莫斯科二五億美元的援助，越南的大量武器，也完全靠蘇聯供應<sup>17</sup>。

一九七五年九月黎笋訪平，鄧小平在歡迎詞中強調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這是黎笋所不能同調的。事後北越透露，黎笋那次訪問，是爲了戰後復興要求援助，但中共沒有答應。一九七五年以降，中共就中止對越南的無償援助，一九七七年以來連貸款也停止<sup>18</sup>。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越南勞動黨第四次大會，中共未派代表團參加。

赤化後的越南自一九七六至八〇年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投資總額三〇〇億盾(約七五億美元)，其中半數以上要依靠外援，蘇聯允予三分之一即二六億美元，東歐約七億美元，越南希望中共承擔六億美元<sup>19</sup>。此外，河內還主張根據一九七三年巴黎協定，美國應予越南三二億五、〇〇〇萬美元，以協助其戰後復興<sup>20</sup>。但這最後兩筆都落了空。

河內早有野心將中南半島三邦統一，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北平迫使河內反修不成，就竭力阻撓其「印支聯邦」計劃的實現。柬埔寨與越南兩民族有歷史宿怨，北平與金邊關係較佳，蘇聯前曾一直與龍諾政府保持外交關係，迄今與金邊關係難諧。那麼，中共要向那個方向伸手就很明白了。

越柬於一九七六年四月發生武裝衝突，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東對越絕交。中共指摘河內係受莫斯科唆使，河內抨擊金邊受北平支持。事實上雙方都所言不虛。柬共逃亡黨員在河內電台廣播，呼籲「爲打倒背叛國家與人民、專門看反動的中國(共)支配者眼色行事的叛徒波爾·布特—英薩利，所有同志除立即起而戰鬥外別無他途」<sup>21</sup>。今年七月間胡志明市(西貢)共黨理論雜誌「共產」發表論文，抨擊柬埔寨迫害、虐殺五十萬華僑，北平當局視若無睹，却煽動在越南安居樂業的華僑，引起「歸國」騷亂，世人皆知在此矛盾現象背後，隱藏有政治企圖<sup>22</sup>。依據日方資料，過去三年間，中共對柬埔寨提供有：一三〇噸砲、一〇七噸火箭砲、自動步鎗、高速艇、卡車、石油等，足可裝備三〇至四〇個團<sup>23</sup>。那麼金邊之所以敢與擁有五千萬人口及六十萬最新裝備的軍隊之越南

註<sup>15</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第一版。

註<sup>16</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第二版。

註<sup>17</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二日)第二版。

註<sup>18</sup> 「龜裂的中越結構」(六)，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四日)第四面。

註<sup>19</sup> 「龜裂的中越結構」(一三)，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第四面。

註<sup>20</sup> 「龜裂的中越結構」(一四)，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第四面。

註<sup>21</sup> 「南華早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卅日)。

註<sup>22</sup>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七月八日)第四面。

註<sup>23</sup>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六月四日)第四面。

公然對抗，是有其背景在的。

越南華僑只是共黨互鬥過程中的犧牲者，而對壘的共黨都拿華僑做鬥爭工具。越南華僑約一五〇萬人，百分之九十在南越，他們對越南的經濟發展頗有貢獻，但越南赤化後，他們也首先遭殃。他們除了財產被沒收、劫奪外，還受到種種虐待。今年五月，中共的「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連貫聲稱，在越南華僑的資產階級不滿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勞苦大眾。這個理由是不足以保僑護產的。更由於中共支持柬埔寨，越南就把若干華僑趕往柬埔寨邊境一無房屋二無糧食的「新經濟區」，讓他們去當砲灰。於是華僑被迫紛紛逃往大陸，據廖承志估計，今年底可能多達三十至四十萬人。華僑在越時中共不能保僑護產，返回大陸中共又無力救濟安置，這對它新的華僑統戰政策是一大打擊。但如果華僑紛紛離去，對越南的經濟發展，也將極為不利。截至本文執筆時，中越共關於派船運僑一事，經過十四次談判尚無結果，究竟是何方故意拖延，一時不易判斷。同時，寮國也傳出排斥華僑事，中共已將它在寮北協助修建公路的鐵道兵團撤退。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照會越南，聲稱一九七六年中共要求在胡志明市、峴港、海防設領事館，十二月越南應允在胡志明市及海防設總領館，却一再阻撓其實現，因而要求越南即關閉其在廣州、南寧、昆明的總領事館<sup>②</sup>。七月三日中共又照會越南，停止對越經援并撤回專家<sup>③</sup>。顯然，北平已用一九六〇年時蘇聯制裁中共的手段去制裁越南，其效果不會更好過蘇聯。

## 六

北平過於相信統一戰線，也過於急躁地去組織反蘇統一戰線，甚至強迫旁人接受而不顧其本身處境，結果是在大陸周圍建立起敵意網。

中共急於解除北方的軍事威脅，甚至在聯合國公開要求蘇聯應將中蘇邊境駐軍減至黑魯曉夫時代的水平<sup>④</sup>，且要求蘇聯從外蒙撤走其駐軍，以致引起外蒙抗議。現外蒙已全盤俄化，報章也用俄文出版。中共是無法將它拉轉來的。

北韓擬在北平與莫斯科之間保持等距離，一九七八年一月蘇聯黨政代表團訪問平壤，由團長庫納耶夫代表頒贈列寧勳章予金日成。五月五日華國鋒也專車往訪，當晚講話時華國鋒強調反對「霸權主義」，金日成則聲言反對「支配主義」，二者間顯有不同。惟華國鋒允以每桶四·三美元的價格向北韓提供原油，並將一九七八年彼此貿易額提高到四億三千萬美元左右，超過蘇聯北韓貿易額（四億美元弱），石油價格則在蘇聯半價以下（今年二月起，蘇聯對東歐輸出原油每桶約一一·一美元），對北韓從事拉攏。但

註④ 「新華社」北平電（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一日）。

註② 「新華社」北平電（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事實上，中共已於五月十二日、卅日對越南兩致備忘錄，相繼取消了七十一項援助計劃。

註③ 黑魯曉夫時代為一二個正規師、五個預備師，非第一線作戰部隊。現蘇駐軍計四三個現代化師，中共且稱為一〇〇萬人。

能否如願將平壤拉離莫斯科，即使能够，又能維持多久，都不無疑問。

目前，中共斥越南為亞洲的古巴，受蘇聯支使而反「華」。越南則指中共為「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雙方鬥爭有長期化趨勢，唯一獲利者就是蘇聯。蘇聯從不隱諱其支持越南的態度，必將利用中南半島的長期紛擾，步步套繫河內。越南已於今年六月廿九日經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經互會」大會核准，正式加入「經互會」，為此一由蘇聯控制的赤色共同市場之第十個會員國（外蒙於一九六二年加入，古巴於一九七二年加入），今後在軍事與經濟方面，越南愈將倚畀蘇聯而與中共疏遠。就在越南加入「經互會」的當天晚上，布里茲涅夫在克宮歡迎馬達加斯加總統時的演說中，形容越南是東南亞「社會主義值得信賴的前進基地」<sup>②</sup>。

本文執筆時，中共已在邊境集結十五個師，越南也集結了五個師<sup>③</sup>。當然，真正大規模的戰爭雙方應將避免，譚震林且明白表示，仍將與越南維持外交關係<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匯報」不斷引用各方資料，報導蘇聯在越設飛彈基地，以中國大陸為目標（一九七八年五月卅日），蘇聯已獲得金蘭灣基地，並且在鴻基部署飛彈（六月八日），以及蘇聯在寮國的軍事設施等等，並常用「包圍」字樣，表露了中共內心的憂懼。六月十九日該報社論以「從蘇聯全球戰略看越南動向」為題，指出：現在蘇聯有兩條弧形線正積極向東南亞伸展。一條由北向南，由蘇聯的海參崴、日本海、東海、南海直到越南的金蘭灣；一條由西向東，由非洲、中近東直至印度支那。這兩條弧形線，蘇聯都加強了擴張活動。又說：現在已有大量事實證明，蘇聯在東南亞所走的是擴張三部曲：第一步，在越南政府內部清除越籍華人……第二步，對「老撾」實行軍事佔領，對柬埔寨積極用兵，企圖強制建立一個由蘇聯指揮的、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聯邦」。第三步，由蘇聯幕後指使，越南出面推銷布里茲涅夫的「亞洲安全體系」，將整個東南亞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

單就蘇越的陰謀行動言，「文匯報」所言并非完全虛假。但這一客觀形勢的造成，中共却是有違初願地助了一臂之力。它實力不足而張牙舞爪，反而加速度地把蘇聯勢力引進了亞洲。中共自身陷入包圍中，而蘇聯却在中南半島獲得「前進基地」！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難道不也是自由世界中所謂「聯中共制蘇聯」政策的失敗！

註① 日本「每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六月卅日）第二面。

註② 「龜裂的中越結構」，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六月卅日）。

註③ 譚震林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團長堀昌雄率領的日本「勞動者自主管理研究會議代表團」時（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日）語，「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五面。